



7247.7

監察委員

王 榮 偉 著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I 247.7
498

10513
224
(P)

監 察 委 員

（一）王 榮 偉 著
（二）陶 也 画

林永仁在这後院，把牲口喂上了，禽畜完了車上的雞
套，動身到前边屋子去吃飯。

这

家堡幾

縣城來

在外边

組長。

虽

事。像

飯，喂牲

他

他，要他

貧農社

“二八月

正了，可

再者。法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兩篇反映農業生產合作社內部思想鬥爭的小說。

“監察委員”寫的是一个愛社如家的姑娘叫秀珍，她被全体社員选为監察委員。一次，她舅舅偷拿社中木料，被她碰見，她批評了他。由于她大公無私，維護社中利益，被大家評为愛社模範。

“晌午”中也批判了兩個不以社內生產为重的自私自利的人物。

監 察 委 員

王 榮 偉 著

陶 也 画

☆

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沈陽市軍署街23号）

沈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文出字第1号

沈陽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沈陽發行所發行

787×1092 1/32 印張·13,000字 印數：1—50,076

1956年4月第1版 1956年4月第1次印刷

統一編号：T10090·13

定价（5）0.09元

51201
455
(9)

1.5451
890

目 錄

响 午	(1)
監察委員	(11)

晌午

晌午头上。在这家大車店的後院子裏，地上蒸散着白色的霧气，特别是靠西边馬槽一帶，草糞上白濛濛的一片。院子南牆下边的積雪都溶化了，雪水南流北淌的，眼看是“春分地皮乾”了。

林永仁在这後院，把牲口喂上了，收拾完了車上的繩套，動身到前边屋子去吃飯。

这个四十多歲的莊稼人，長着粗壯的身板。他是楊家堡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車老板子，是在头半个多月，到这縣城來拉脚的。他們來三輛車三个人。刘增財赶头車，在外边闖蕩过，見過世面，拉脚的事歸他聯絡，所以算是組長。还有一个人是陈老二。

虽然一人赶一輛車，可是要論吃苦，却都是林永仁的事。像每次歇晌、卸車時候，那兩個卸完牲口就進屋吃飯，喂牲口、收拾車的活，都留給他。

他对这个，并不在意。因为臨出來時候，主任囑咐过他，要他好好和这两个人團結。他心中也明白：自己是个貧農社員，另兩個一个是中農戶，而另个刘增財却是个“二八月”莊稼人，在早挑过“八股繩”，虽說眼下在社裏务正了，可也不大踏实。和这样兩個人出門，他是加小心的。再者，出門在外，總得取个和气。

可是，林永仁漸漸也覺着不大得勁了。劉增財這人不大好處，有點得寸進尺。起先，他要經手攬車腳這些事，永仁尋思他會算能張羅，便讓給他，掙來的腳錢也放在他那。後來，到了該回村的日子，他主張再拉五天，永仁也依了他。五天到了，他還要再拉幾天，這就和永仁發生了爭執。

永仁和他說：“該回去了，因為按節氣來說，社裏是得送糞了。拉腳是搞副業，可不能耽誤了種地。”劉增財不同意，他說：“眼下車腳还挺好，乾脆就再拉下去，反正是拉一天有一天的腳錢，这不也是給社裏增加收入！”

最後，劉增財占了上風。這是因為中間還有個陳老二，他倒向劉增財那邊，一個人扭不過兩個人，永仁只好再讓步。就這麼的，一直到如今，劉增財還是沒有回村的意思。

林永仁一想起這事來，心裏是真着急，可是他又沒辦法。“硬逼他們回去？”他剛一這麼打算，又一想，別傷了和氣。說服動員吧，那兩個人的嘴是比他能說會道的，自然又沒效力。他只好繼續跟着他們，拉一天腳，第二天又出事……可他心裏是真煎熬的難受。

現在，他一邊走向前屋，一邊還在想這些。

小飯館一到晌午，買賣要興隆一陣子。沒等進屋，嘈雜聲和飯菜味，就到了耳朵、鼻子裏；伙計們用假嗓喊着，大師傅賣弄地敲着炒勺。

林永仁跨進門，立刻就有一個伙計走上來：“來，你

老！裏边……”永仁应了一声，他走向了屋子的西北角。

座上那两个，头插在一处，嘁嘁喳喳地谈着什麼；刘增财的眼珠骨碌碌直轉个。

林永仁一見，不大耐煩；他就嫌刘增财說話抑声压气，幹點啥都鬼鬼祟祟的样子。但他还忍着气，心中告訴自己：“……取个和气。”

刘增财看着他來了，忙对陈老二使个眼色，兩人住嘴了。刘增财站起來，滿臉帶笑，操着公鴨嗓說：“來，永仁，就等你了！嘿……”

陈老二也欠身：“裏边坐！”

林永仁嗯啊答应，慢騰騰地坐下。他心裏可真核計開了：“这两个如今怎麼了？变成這麼客气……”

刘增财掏出烟捲，遞一支給永仁：“來，大生產的！”

“不，我这有旱烟！”林永仁对他这冷丁來的親熱勁提防上了。

“噯，別外道！”

林永仁只好接了，刘增财双手給他點了火。

“喂，掌櫃的！”刘增财神气地喊，伙計帶笑走了過來。

“咱們的菜還沒好？”

“嗯，快了！——您叫的菜，有兩個得外叫去……就好！”

“咱隨便打打尖，可別多……”林永仁听伙計的話，着急了。

“沒要啥，便飯，幹啥那麼小气！”

“这不是大方的事。——下回，咱还是到公家食堂去，这私人的沾利大！”永仁說。

“一样事，多花點，吃的舒坦；到那边，站排又買票的，麻煩死人！”刘增財說；他見林永仁不願意的臉色，又改了口：“……下回就去那吃！”

他們这座上沉默了，各人在想各人的心事。

林永仁想：还得把回村的事提出來，要再不回去，种地都耽誤了。他又想，和这两个人在一起，自己得掌住舵。这些花費都是社裏出，要浪費可太不对了，社主任不是講过嗎：“社就是咱大伙的家！”

刘增財打量了一下林永仁，心想：“这个貨可不受治啊！”他看不起林永仁那“一步兩脚窩”的脾气，做什麼事心眼太实、太死那还行了？他想起了自己在早先，“嚇，空手出去游蕩一趟，也弄它幾吊花花！”人就得心眼活動點，得手就撈點“外快”。对于做小買賣、搗登點什麼那些事，他到如今也沒死心，“人不得外財不富”啊！

林永仁对于飯菜的爭執，这使刘增財心裏忽悠一下子。他想：这个人，对社可是个“忠心保國”的角兒；自己要办的事，可得分外注意……

陈老二呢，他没核計什麼，只是想着方才和刘增財嘮扯那件事：“嗯，可是个好道眼！……”他高兴沾了刘增財的光，眼看又能大吃二喝一頓了！

飯菜上來了。刘增財給永仁斟了杯白乾，說：

“來，別裝假！放開量幹！”他知道平素林永仁有酒

癮，尋思這一炮准中。

林永仁可真為難：他嚥了口唾沫，剛想伸手，又停下了；他忽然想到：“劉增財讓喝這酒是什麼意思？……”他提防着什麼似的，不端杯。

“永仁，這個面子還不給？我請客，來，烟酒不分家，何況咱是一塊的！”劉增財死求百賴地勸飲。

“來吧！平常日子你還有個量呢，如今……”陳老二敲着邊鼓。

林永仁更為難了：不喝吧，真不開面，都是一個社的，請喝酒還不肯端杯；可要喝吧，總覺着這事裏有勾當似的。——“他必是勸我再留城裏拉腳？再不是……”他猜想着劉增財的打算，一時又猜不出。

“來！……”劉增財端起了杯。

林永仁看了酒杯一眼，身子動了一下。說真的，他心中不饞，那是假話；可要喝……

“乾！……”另兩個都來個杯底朝上。

“來吧，永仁，再……哥哥要生氣了！”劉增財裝做生氣的样子。

“不，不是……”林永仁支吾着，手只好伸出去；抖抖索索的，指頭插到了杯裏……

幾杯酒落肚，林永仁在劉增財眼裏看來，和順多了；他更手忙着——斟，嘴忙着——勸。林永仁酒癮勾了上來，一杯，又一杯……。慢慢的，身子忽悠忽悠輕飄起來了。



刘增财一面打量他，一面想着怎样实现自己的计划。

林永仁喝着酒，一边心中告诉自己：“可别醉了！下晌要出车……”但他还是多喝了两杯。

饭快吃完了。这时刘增财心想：“是时候了！”于是便四下看看。见别座上的正在吃饭，没注意他们，便开口道：

“永仁，我有件事跟你商量商量！”

“啊，……”林永仁的酒醒了三分。他想：“果不然他是有事！”他在心中核计，要是刘增财提议还要拉几天脚，自己可别再马虎了，一定让车回去。这么想，心中倒也坦然了：反正是要核计这事，你刘增财提起更好！这个老实

巴脚的莊稼人，心中沒有一點鬼道道，他對劉增財這種舉動就感到十分厭惡，他上來一股火氣，又壓了下去，他很後悔，不該同他一起吃酒。……

劉增財用小眼睛看了看他，把頭伸過去，壓低了嗓子說：“眼下有個生財之道——”他又四下看了看，陳老二也把頭探過來，像是怕話音跑出去。劉增財接下去：“那個，這街上有個老客，在鄉下弄點糧食。他要僱咱車，今晚上去給拉來。我跟他講妥了：咱出車，他出錢，得了好處二一添作五，對半分！這個外快，可肥啊！”

林永仁身子一震，酒全醒了。他听了心裏吃了一驚：“……搗登糧食？……”

“不，不行啊！你……”林永仁激動地說。

劉增財驚慌地四下看了看，急了一身冷汗，他忙說：“小點聲！——這事我看是挺妥：人不知、鬼不覺，錢到手了！這比拉腳強不強？”

“不能那麼說啊！那個事，連小孩子都知道是不該做的事，你……”林永仁用眼睛看着劉增財。

劉增財避開他的眼睛，心想：“唉，他媽真糟！酒沒一點效力……”他知道那事難辦成，可還是轉念着辦法，又說：“你心眼活點，多弄幾個，這又怕啥？”

“真虧你還是個社員！這些事，你還不明白？這兩年開會少講了？這是投機搗把，這是破壞糧食政策的事，咱不能幹！”林永仁說。

“唉，那是那麼講啊！可這是……咱掙幾個酒錢也是

好的！”刘增財話中有話。

“是啊！要不咱多花這錢回社也報不上賬！”陈老二說。

听這話，林永仁不吱聲了。他後悔：自己不該喝酒，吃人家的嘴軟……可是他馬上又想：“那也不能就去做那事……”他想起了在早開會的事來，“總路綫都講好幾年了，你還……”他心想。

刘增財見他半晌沒吱聲，心想：“有門！”便說：“你答應了？”

陈老二也說：“永仁還能不答應嗎！”

“說啥咱也不能做這事！咱們也該回村了！”林永仁大聲說。

沉默了一會兒。

“也好，那你就回去吧！我和陈二哥是非要拉不可！”刘增財來硬的了。

“对，不挂連你这好人！”陈老二說。

林永仁身子一抬，想走；可又一轉念：“他們留在这这那行？……”于是便坐下了。

他知道，說是說不过他們兩人的；但自己也不能不管這事。他想劝告幾句，但又住下了。

“那不对勁啊！你們也知道……”他只又這麼說一句。

“不行？真是要吃肉又怕油了嘴！好，咱們要走了！”刘增財气乎乎的，拉陈老二往外就走。

這時驚動了屋裏的人，大伙都往他們这瞅。

刘增财怕自己的勾当，叫大家都知道了，就想赶快溜出去。

“这……”林永仁站了起来，他也有点急了。

刘增财走到门口，回过头来：“永仁，你倒是去不去？”

“咱们都别去！”

“咱俩你就管不着了！”刘增财狠狠说了这一句，抹回身去。

当他又往前跨了一步的时候，他怔住了：在他面前，站着一个满头是汗的小伙子；细一看，正是社裏的副主任。

“大叔，你们在这啊！”小伙子说。

“啊，志昌来了！”刘增财答应着，心想：“这个青年团支书一来可坏了事了！”

“志昌！”裏边叫了一声。

几个人又聚在了一起。刘增财一门要志昌吃饭，志昌说吃过了——其实他是空肚子来的——又说，核计正事要紧。

“社裏让我来，是找你们赶快回社，早就该出车送粪了！”志昌说。

刘增财心裏一紧，但又稳住了自己。不等永仁开口，他就接上去：“啊，咱正核计呢，你不来，咱今下晌也回去了！”

“是啊！”陈老二也搭了腔。

林永仁嘴一张，刚想说什麼，又住下了。

“那咱就快回去吧！”志昌說。

出了縣城，志昌把來時候騎的馬拴在林永仁的車後，自己便坐在这車上了。

“你們咋不早回來呢？”他問永仁。

林永仁沒立刻回答，末了，他把那些事都說了。

志昌听了，失口叫道：“唉啊，这刘……”他心想：“回社再帮助刘增財；眼下得把那搗登糧食的私商揭發！”想罢，跳下車，跑上了刘增財的車。

“大叔，那个搗登糧食的叫啥名？在那住？”他問。

“唔……”刘增財臉“唰”地變了色，不吱聲。

“說吧！要不……”

“我……我說……”刘增財死逼無奈，只好說了。

志昌又跳下了車，打後边車上解下馬來，騎上它，奔縣城裏跑下去了。

日光照射着，正是晌午……

林永仁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監 察 委 員

推选監察委員的社員大会上，她一听有人提出“趙秀珍”这三个字，立刻臉發熱，手脚也不知往那放才好了。

这个十九歲的女青年團員，這時心裏也不知是怎麼一股子勁。想要站起來，說聲“我不行！”，可身子沒動彈；“選我，我就做！”這意思，她也沒有。說實的，她是進退兩難：做吧，怕不勝任；不做吧，却說不出推卸的話來。這樣，她只是紅着臉，埋下那雙大眼睛，擺弄着自己的髮辮，不聲不响地坐着。

“贊成！”

“行，她行！”

在這同時，大伙也正吵吵嚷嚷地核計着。看樣子，選秀珍做監察委員，是大多數願意的了。要不然，當有人一提出她的名字，決不會這樣你說“贊成”，他說“同意”；沒等表決就有人直門舉手。

秀珍這麼受歡迎，不是沒原因的。論起來，這得打兩方面來說。社裏的一多半人，特別是像團支書李玉成那樣的年青人，願意秀珍做監察委員，是因為覺得她做這個能行。他們摸得准這姑娘的脾性：別看平常日裏不論做啥，臉上總是挂着笑容，看上去“一好百好”；可是她要是一遇着不對勁的事，是真能拿下臉來批評，那真是一點沒顧慮。這樣人，做社裏的監察委員，自然够格。

另外一少半人，特別是像秀珍舅舅龐恩德那樣老头子，願意秀珍做監察委員，是因為覺得她做這個合適。說起來，這就有個小心眼：這姑娘雖是個直性人，可到底還是個年紀輕輕的孩子，這樣，遇事總能好辦一點。這樣人，做社裏的監察委員，自然合適。

這一來，會場上就滿是同意的聲音了。

社主任看這情況，雖然心中也怕秀珍因為年青，担不了這個大責任，可又一想，秀珍倒也是個能幹的姑娘，再加上羣眾擁護，這也就差不多了。於是，便又介紹了一下秀珍的優點，也表示同意。

事情定了局，表決的時候，全數通過。社主任帶頭給秀珍鼓掌，還說了句笑話：“打現在起，秀珍這個監察委員，就算上任了！”

會後，主任把秀珍和玉成留下了。他看了一眼這兩個年青人，見他們背着面，笑着說：“你們都坐啊！”

他囑咐了一下秀珍，最後一句是：“……做這個工作，就是得處處想到大伙，事事想到全社！”

秀珍點了點頭。

他又交代給玉成，說要他多幫助秀珍，玉成望了秀珍一眼，說：“我應該盡力！”

“對呀！你是團支書，還有……秀珍工作搞不好，你也有責任！”主任摸了摸自己的短鬍子，半開玩笑地說。

兩個年青人，沒再說什麼，只是臉紅，又笑了笑。

打會場走出來，玉成送秀珍回家。兩個人走的挺慢，

可沒有話。到秀珍門口的時候，玉成只說這麼一句：“秀珍，往後把勁鼓足，做這個工作，有困難，多找我，多找主任！”

秀珍點了點頭，“嗯”了一聲，想說些什麼，又沒出口；只是告訴玉成：“……你回去吧。加小心走東大院門口那條水溝！”

夜裏，秀珍翻來覆去睡不着。當選為社的監察委員，特別是社裏剛有監察委員會，只是她一個委員“開山”，這使她心中不大安靜。不為別的，她是怕個人做不好這工作，盡不到責任，那樣，就白白辜負了社員們的信任；再說，社主任和玉成對自己是囑咐又囑咐……。

可是，她又想到了社裏人選自己那股熱乎勁，想到了主任和玉成，心裏也就坦然了。“……我盡力做，不怕它做不好！”她想。

“……做這個工作，就是得處處想到大伙，事事想到全社！”在心裏，又叨念了一遍主任這句話；慢慢的，她睡着了。

事情可也真湊巧，秀珍一開始工作就有了周折；真好似出車剛趕走一步就打誤了。更難辦的，還正是對她自己的舅舅。

龐恩德這個人，那樣都好，可就是有個毛病，心眼小，愛打小算盤。這天，他打算給自家那兩口豬搭個棚子，可就是少一根木頭做梁。他挺着急：眼看近夏天了，雨水一